



形式与细读： 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研究

王 凌 著

西安工业大学语言文学研究丛书

形式与细读： 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研究

王 凌 著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高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式与细读: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研究/王凌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7-01-009042-9

I. ①形… II. ①王…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4315 号

形式与细读: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研究

XINGSHI YU XIDU GUDAI BAIHUA XIAOSHUO WENTI YANJIU

王 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042-9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一	1
二	3
三	7
 第一章 语言形式	11
第一节 小说白话语体的出现	12
一、汉语史上的文、白之分	12
二、白话书面化与小说白话语体的形成	15
三、白话小说语体风格概述	19
第二节 韵散结合叙述模式的形成及韵语的基本 功能	28
一、白话小说韵散结合叙述模式的形成	28
二、小说韵语的叙述功能	36
三、韵语的负面效果及在白话小说中的发展 趋势	49
第三节 说书套语的运用	54

一、说书套语大量存在的口传文化背景	54
二、说书套语的基本表现形式	58
第二章 修辞形式及人物话语表述形式	72
第一节 设问	74
一、出现的原因	74
二、“设问”的叙述功能	78
第二节 反问	85
一、叙述语中的反问	86
二、评论语中的反问	88
三、人物话语中的反问	91
第三节 夸张	96
一、人物特征的放大	96
二、情节夸张	100
三、使砌	103
第四节 人物话语形式分析	107
一、直接引语与现场感	108
二、自由直接引语与人物心理表现	113
三、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	116
四、言语行为的叙述体与客观性	121
第三章 人称与视角	126
第一节 “视角”概述	127
一、“距离”和“投影”:叙事学的“视角”	
概念	127
二、“陌生化”的有效手段:文体学对“视角”的	
认识	131
三、“影灯漏月”:白话小说及评点中的“视角”	

意识	134
第二节 白话小说对叙述人称的选择	138
一、史传模式对第三人称的选择	140
二、“说书体”对第三人称叙述的选择	145
第三节 白话小说叙述视角类型	152
一、全知视角叙述	153
二、人物视角叙述	159
三、戏剧化视角叙述	171
四、视角的综合运用	178
 第四章 顺序与节奏	183
第一节 顺序与节奏概述	184
一、顺序的产生: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 对立	184
二、节奏的本质:叙述速度的规律性变化	191
第二节 白话小说叙述顺序类型	198
一、预叙	199
二、插叙与追叙	215
三、倒叙、顺叙	223
第三节 白话小说叙述节奏特征	231
一、韵语对叙述疏密度的调节	232
二、说书人介入对叙述节奏的平衡	238
三、人物主观视角对叙述节奏的影响	241
四、控制节奏的其他方法	246
 第五章 叙述结构	250
第一节 “结构”观念溯源	250
一、中国古代的“结构”观念	250

二、现代及西方的“结构”观念·····	254
第二节 “说话文本”与“小说文本”的总体结构	
特征·····	258
一、口头“说话文本”对结构的内在要求·····	258
二、小说体制的“程式化”·····	261
第三节 白话小说宏观结构类型·····	272
一、短篇小说的自然直线结构·····	273
二、章回小说的宏观结构类型·····	275
三、白话小说结构形态发展中的新变·····	283
第四节 白话小说微观结构技巧·····	290
一、平行结构·····	290
二、重复技巧·····	300
三、递进模式·····	306
 参考文献·····	 314
一、古籍类·····	314
二、论著类·····	317
三、期刊论文类·····	322
 后记·····	 326

绪 论

—

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研究,历来存在几个常规视角:文献学视角、文化视角以及文体分析的视角。从文献学视角出发,小说的作者、版本以及故事的流传变迁便作为首要问题进入研究者视野。郑振铎先生认为文献学的研究是整个小说研究的基础,他说:“研究中国小说的方向,不外‘史’的探讨与‘内容’的考索。但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必须先打定了一种基础,那便是关于小说本身的种种版本的与故事的变迁。”^①可见文献研究意义之重大。文献研究除了涉及小说作品的具体文本风貌之外,还隐含一定的文学批评思想。对作品体裁的认定、类型的划分均从一定程度反映着研究者对小说的认识水平。明胡应麟从文献目录学入手,将子部小说进一步划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定、箴规六类^②;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将之缩略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

① 郑振铎:《中国小说史料序》,见孔另境编辑:《中国小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琐语”三类；鲁迅先生在描述文言小说的发展时，则主要使用志人、志怪和传奇这三个概念。^① 不同的类型，体现了分类者不同的小说观念和批评原则。

以文化视角解读古代小说，考察、发掘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进而阐释这种文化内涵所形成的背景、原因，以及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这是小说研究的另一种思路。其具体的操作方式有两种：一是以儒、佛、道或其他思想去阐释文本，挖掘作品的深层意蕴；另一种是从作品中寻找民俗、宗教，甚至经济等方面的材料，据此为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上的某些问题提供佐证。这种思路将研究对象对准作品的思想内容，并与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互交错，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往往不限于文学内部。

小说研究的第三种视角是立足文本形式的分析批评。这种研究从文本自身出发，强调对作品的语体形式、叙事技法、美学风格等进行细读解析。与立足于小说思想内容的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的是，文体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品的形式。苏珊·朗格认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而这种符号则是“能将人类情感的本质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形式”。^② 强调了“形式”在文学中的本质地位。章培恒先生也曾对“形式”的重要性进行论述，他认为文学研究“必须打破内容第一、形式第二这种流行已久的观念。在文学作品中，内容不但不能脱离形式而存在，甚至可以说在文学作品中所有的内容是已经转化为形式了的。”^③可见对作品文本形式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②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③ 章培恒：《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宏观与微观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

的研究是一种文学“自律性”的研究,它所关注的是文学本身的“文学性”。具体到小说研究,文体研究试图破解的是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或曰“体裁”)究竟有何特殊的艺术表现方式,作者采用何种方法叙述故事,不同的叙述方式又能创造何种不一样的叙述效果等等。一旦排除了作者、社会背景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小说作品的语言就很自然地成为最直接的研究对象。特殊词汇、句式的介入、辞格的运用、焦点的调节、结构的安排等也都因此而进入文体学批评的视野。这种批评视角在我国古已有之,兴盛于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正是其集中反映。20世纪以来,语言学得到巨大发展,伴随而来的叙事学、文体学等理论也迅速繁荣,给传统文体批评带来了新的科学依据和方法。本书题为“古代白话小说文体探析”,显然是依照上述第三种视角对我国古代白话小说这一特定的文体形态进行的形式分析。

二

国人对于“文体”问题的认识从很早就已开始,《尚书·毕命》中就有“辞尚体要”的句子。尽管这里的“辞”与“政贵有恒”中的“政”相对,专指与政令有关的辞令,而不是统指一切文章而言^①,但仍然反映了古人对于文辞之“体”的重视。事实上,《尚书》作为我国最早的散文集,它与《诗经》一样,其出现本身就体现了古人按照“体类”编排典籍的原则。当然,古人真正对文体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还是在魏晋时期。曹丕《典论·论文》所云“奏议宜雅、

^① 参见蒋伯潜编著:《文体论纂要》,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绪论”第1页。

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者不同，故能之者偏也。”以及陆机《文赋》所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可谓开我国“以体论文”的风气之先。由此二人的论述，我们亦可初步感受到古人对“文体”的认识最初是从作品的功能入手；对不同作品文体风格的描述则具有“印象式”的特点。这两个方面也奠定了我国传统文体观的基本特色。曹丕和陆机之后，刘勰的《文心雕龙》也表现了重要的文体思想，“文体”概念在书中频频出现，作者或单用“体”字，或与其它字连缀为“体制”、“体要”、“体性”、“体义”、“骨体”等，这些都与我们今天的文体概念有某些接近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刘勰还多次论述了形成文体风格的各种因素，如《附会》篇云：“夫才童学文，宣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即以情志、事义、辞采、宫商为文体诸要素，并将其形象比喻为人的神明、骨鲠、肌肤和声气。这一思想在《知音》、《附会》、《熔裁》等篇中也曾得到反复表达。他还总结了八种不同的文体风格，即《体性》篇中所提到的“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并指出这些各不相同的文体风格都由作家不同的个性气质造成。这样的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显得非常深刻，极具借鉴意义。刘勰之后，唐代文论家也继承了古人关注文体风格的传统，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等均以文体风格论诗。“以风格所体现的审美特征研究文体，涵纳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作家的气质、语言特征等因素。这是我国古代文体论的重要特征。”^①当然，无论是刘勰、司空图还是唐以后以编选文章的方式来曲折阐明自己文体观的真德秀、徐师曾、姚鼐等人，他们的文体研究对象非

① 黎皓智：《俄罗斯小说文体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诗即文,并不涉及小说。真正针对小说所进行的文体分析主要集中在某些具体作品的序、跋以及小说评点部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曾盛极一时,其中凝聚了古人对小说文体的不少真知灼见,“背面敷粉”、“草蛇灰线”、“横云断岭”等大批颇具形象趣味的小说技法的总结,无不展示着古人在探究小说文体时所具有的独特智慧。李卓吾、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大家的先后涌现,更是这一时期小说文体研究之盛的集中表现。不过,即便如此,小说文体批评的独特话语在这一阶段却仍未形成,评点家在具体的小说批评中,几乎还是完全借用传统文体论中的“文法”理论。如金圣叹在评《水浒》时就曾明确表示,小说创作应该“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①,与一般叙事散文(如历史散文)的创作原则并无二致。总的来说,我国古人对于文体问题的研究很早就达到了一定程度,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文体研究者对作品所进行的分析描述基本停留在印象层面,这一点也直接造成了小说文体批评概念的模糊性和随意性。

西方的文体研究传统却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它不像我国古人对文体的认识是先从“体”的含义入手,强调体制、体类、体貌等概念,偏重于文章类型规范的分析,在评价作品的具体问题风格时又多“象喻式”术语,如“雅”、“丽”、“壮丽”、“轻靡”等,虽有不少确论,但不易形成系统的操作规范,更不易掌握。西方的文体观从一开始就表现得比较理性,它的源头乃是古希腊的修辞学。文体的原始意义是指组成文字的技巧,或者说用文字表达思想的特定

^① 金圣叹:《水浒传序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

方式,因此也被视为用语言说服别人的技巧。^① 这种看法与现代文体学观点基本是一致的。那么,文体的修辞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从古代起,修辞学就把修辞看成是与自然的、习惯性的说话方式有一定距离的不同表达方式,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曾说:“有偏离常规用途的非熟悉化可拔高词语,而保留部分常规形式可维持词语的清晰。”^②在这里,“偏离常规”显然是问题之关键。被称为现代文体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学者巴依就在研究中率先运用了常规与偏离的概念,他以中性语言(指单纯表示理性的概念)为参照,衡量、比较了不同的文体表达方式。另外,德国学者斯皮泽、法国文体学家伐特尔以及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们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③。现代语言学的诞生对文体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文体学较之传统文体学也出现了很大差别,最根本的表现在于现代文体研究注重对作品进行客观的描写与解释,而很少对文体风格作价值判断,即使涉及研究者的主观直觉作用,也“强调通过严格的客观分析来检验和证实主观直觉,力求使研究成为以完整理论模式为基础,有严格操作程序,独立于个人感觉情绪的工作流程。”^④这样一来,传统文体学中批评术语不统一,描述印象化、随意模糊等缺点就得到了一定纠正。应该说,现代语言学对文体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不过,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过分强调语言的内部研究,竭力

① 黎皓智:《俄罗斯小说文体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参见胡壮麟编著:《理论文体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③ 参见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1页。

④ 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排除各种外部因素,有可能带来极端的形式主义倾向。而在有的语言学家那里,文学作品甚至仅仅作为其研究的语料来源,作品的整体艺术风格却被忽略。这样的状态自然也不利于文体学的发展。

三

一旦确立以文体形式作为白话小说研究的切入点,随之而来的最棘手问题就是小说文体要素的设定。尽管现代学界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对古代小说进行文体方面的探究,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多次述及我国小说发展中的文体演进现象,不过基本沿袭的仍是传统文体观侧重“体类”和“风格”的批评思路。一方面对小说文体进行类型划分的热情远远超过对作品艺术手法的微观分析,二者并未解决传统文体研究中印象式批评所带来的概念模糊和不易操作等实际问题。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究竟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有哪几个基本的要素,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何,这些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郭英德先生曾在其《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中表述过他对“文体”要素的认识,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小说而言,但作为文学作品的一般规律,“文体”的内涵、外延应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郭先生认为:

如果以“文体”一词指称文本的话语系统和结构体式的话,那么,文体的基本结构应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构成。体制指文体外在的形状、面貌、构架,语体指文体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体式指文体的表现方式、体性指文体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①

^①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2页。

这是按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逻辑顺序对宏观文学文体进行的要素设定,对笔者的小说文体研究具有极大指导意义。从本质上说,小说文体也正是由这几个层面构成。当然,作为特定时期的特定文体,白话小说不可避免拥有自己的某些特点。正是虑及于此,笔者在郭英德先生的分类基础上又略作调整,确立了语言形式、修辞形式、叙述视角、叙述顺序与节奏以及叙述结构五个部分来作为我国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研究的基本要素。

严格说来,对于一切以语言为基本载体的文学作品而言,语言的指称对象几乎可以涵盖形式分析的所有领域,技巧可理解为语言技巧、风格亦可称语言风格,总之一切均可列于语言之下。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体是专指小说语言形式的概念,如“文体不是小说语言所指构成的小说内容以及这个内容的形式,而是指小说语言的能指本身的特殊组合方式。”^①如此看来,将语言形式与修辞、视角、结构等因素并置而作为小说文体分析的要素之一,似乎并不妥当。不过,笔者此处所关注的“语言形式”只是取其相对狭窄的外延,它主要是指白话小说所拥有的一批适应自己“说书”效果、的“表层”话语形式,也就是通过阅读即可直观了解到的语言现象。比如言、文一致的白话口语,说书场上的说书套语,以及韵散结合的叙述话语等。这些特殊的语言形式是在我国独有的通俗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又对白话小说的文体形式产生极大影响者,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文体研究的要点之一单独列出。因此,笔者将其作为论文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在对白话小说的“表层”语言形式有所了解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视野转入具体的修辞层面,这是第二章的主要内容。修辞是人类在语言表达的过程中所作的一种努

① 郗元宝:《文体学小说批评》,《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

力,它通过调整语词来使语言的传情达意效果更加突出。^①在古代白话小说中,为了创造某些独特的艺术效果(如再现说书的真实场景),作者往往采取一系列相应的修辞活动,设问、反问、夸张的运用以及对人物话语表述形式的选择等都属于这个范畴。总的来说,论文的前两章集中讨论的是白话小说的语言运用情况,与郭英德先生所设定的“语体”层面正好对应。由于在这两章中,笔者一般以句子为单位对作品进行分析,因此相对比较微观。而接下来从第三章开始,笔者的论述视野将转向小说作品中超越具体语言的层面(即郭英德先生所指“体式”层面),依次分析小说作品的叙述视角(第四章)、顺序节奏(第四章)和叙述结构(第五章)。这三个方面则基本处于一种平行的关系。

从文体学与叙事学的区别来看,尽管二者都标榜以语言学为基础来对小说进行形式分析,但叙事学实际关注的却是“语言学无甚用武之地的大的篇章结构的技巧,忽略作品对语言本身(即具体语句)的选择。而文体学家在研究小说的‘文体’时,则主要是凭借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作品中的词汇特征、句法特征、书写(或语音)特征以及句子之间的衔接方式等语言现象。”^②这样看来,文体学似乎比叙事学的研究更为微观。笔者研究的初衷是调和文体学与叙事学二者之长,结合我国古代特有的文体分析理论来对白话小说进行解读,文体学的微观语言研究正好为笔者提供了一个比较便于操作的切入点,因此本书的一、二章着重讨论的是白话小说特殊的词汇、句式以及修辞等现象。在此基础之上,再进入对小

① 参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76年版,第3页。

②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说叙述视角、时间以及结构的考察,而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现代文体学与叙事学的基本重合面(对此文中还将详细阐释)。因此,在具体的章节顺序设置上,本书所力图遵循的是一种由微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的研究逻辑。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思路和方向,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局部的交叉现象。比如第二章的人物转述语研究主要是针对白话小说缺少间接引语,而多直接引语的特点而言,但小说中的直接引语内容由于经常带有叙述者性格,就必然牵扯到人物视角越界的情况;又比如反映小说结构形态的要素除了第五章所论的内容之外,其实也存在于叙述的顺序、节奏之中,等等。对于这些复杂的现象,我们只能说小说文体要素的各个方面本来就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反映着小说作品的文体面貌。

综上所述,本书将以现存的古代白话小说为基本研究对象,运用文体学、叙事学擅用的“细读”方法,并结合我国古代特有的小说文体理论,通过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展开古代白话小说的文体分析。重在探究不同的语言现象与小说文体效果之间的深层联系。笔者真诚地希望通过这几方面的论述,达到对白话小说文体相对全面和深入的认识。